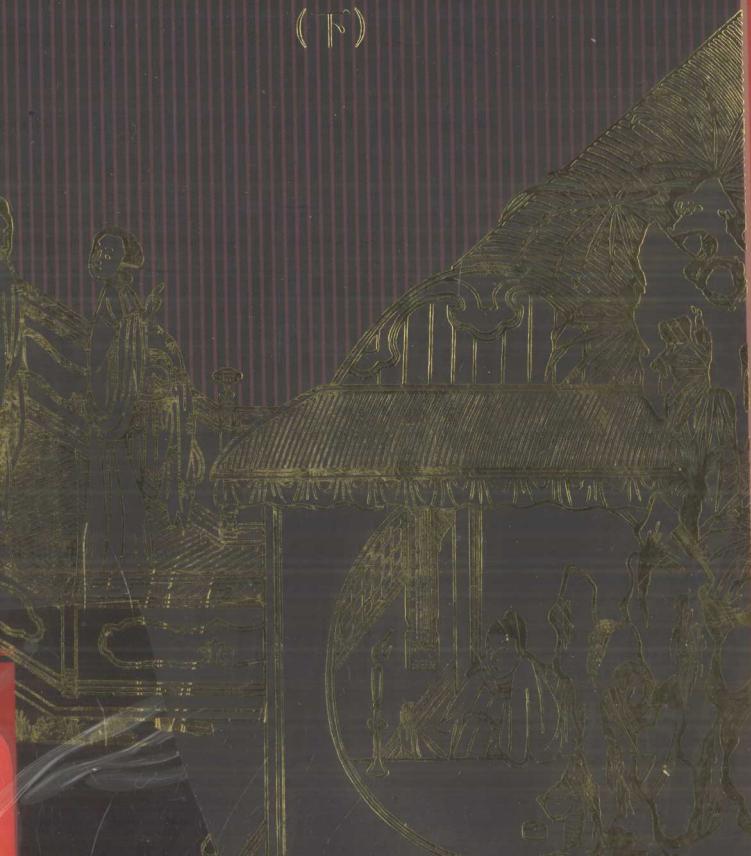


ONE HUNDRED
FAMOUS CLASSICS
IN CHINA

明人小品十六家
(下)

中國
古典
名著
百部



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明人小品十六家

【下】

明·徐渭等/著

远方出版社

翠娱阁评选李维桢小品

李本宁太史小品叙

学不累人也，人自累学耳。善将兵者，五花八阵，唯我轴转，能令人如将意，则宫妾皆兵，况隶戏下者备吴越之攸飞、燕韩之技击乎？故空拳冒刃，图必胜之非；驱寡击众，亦非万全之策。率百万众鼓行而前，参以奇兵突骑，或为天，或为地，或为风云龙虎蛇鸟；一合击，则天覆地载，风扬云垂，鸟翔蛇蟠，龙飞虎翼，倏奇倏正，可合可分，无坚敌矣。京山本宁太史，富于学而善用，其所著述，为卷百许，皆出经入史，熔古铸今。自记叙论说及铭志赞跋，种不一篇，篇不一格。即寸浪尺涔，其论议点染，莫不罗今古极奇奥在，才可夺五花簪者，亦输其博，至集庄，集老，集经，集骚，更有指挥如意，无警不用命者，则散钱得索子，自绳贯丝联。今而知学不惧博矣，试就所选读之，当亦有会。

钱塘陆云龙题。

卷 一

筹边移稿序

岁辛丑，余以越宪使上计京师，坐不称任，镌官一阶。而是时门人上郡赵毓美，亦为晋宪使治兵岢岚，有流言，赖二三知己分明之。又三年，君累功擢右方伯，治事如故。而余始得君所为《筹边移稿》读之，则知君名高而谤随，固有自也。名为谤媒。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。四夷惟北虏最为中国患，故封疆之臣，非才望什伯人者，不轻授。其勤苦功高，往往超拜为抚为督，中丞、御史大夫、司马，进东宫保傅，可计日待。视夫循级而升者，大有径庭，则忌之媒也。位为忌府。虏款逾三十年，介冑之士忘战，而惟以互市修守为务。互市，物日滥恶；修守，工日虚冒。兵什伍耗缺，而饷不尽为兵有。侵牟诈伪，视为固然。稍综核厘正，不以为苛刻寡恩，则以为喜事好异同，则谤之罔也。此亦痛哭流涕长太息之。君治兵凡八年，前后所筹画数万言。要在将不得以虚名充位，士不得以虚名隶籍，饷不得以虚名干没，工不得以虚名糜费，货不得以虚名售直。而所部诸州县内治，参稽为允详，虽丝缕圭撮，无使民受损而吏受益。所可自专者，更张不嫌骤，执守不嫌固，断击中嫌猛；而所不可自专者，屡请不嫌渎，力争不嫌激，过防不嫌迂。今无才吏，亦今之拙宦。诸所共事等夷，往往开府秉钺，而君循阶而升，与常调同。忌者之心，



谤者之口，亦何所不可加于君。而行之自如，终不以毁誉震撼，稍失常度。任事当如是。独身一面当虏，令帖然奉要束，所省十万金。云中上谷，虏徼求无厌，且渝盟，五路益鸱张为寇。惟君所莅，边鄙不耸，民狎其野，此宁可以声音笑貌袭取哉？虏伺民瘼俱北，虚声可市。是编也，君赤诚之明验也，知我罪我，亦听诸人而已。余初以参议提调秦试事，君犹童子，沉静有大人度。既余为秦督学使君，甫垂髻，貌不逾中人，俊俊似不能言，而气雄万夫，心仪君必为大器。今虽不尽君之用，魄兆见矣。余登仕版垂四十年，历官藩臬，靡事不为，老而才尽，名位日损，愧君殊甚。师不必贤于弟子信夫。

今之监司，仰对目前抚巡，俯临异日台省，且综核起浮躁之名，稽密来罢软之谤。果若序中所言，八年在位，犹天幸也。县官岂不足尽力，上下掣之。

陕西乙卯同年录序

天地之气，倏聚而为人，倏散而归之天地。吾不能保其身之不尽，而何有于父子兄弟，故庙有祧，而服有穷。厚积以遗所不知何人，则达士笑之。吾不能常有吾之父子兄弟，而何有于人。称人之父子兄弟，而与之盟曰：“世世子孙必无忘也。”是惑也。一难。又凡有血气之属，莫不知爱其类，鸟兽失所群匹，越月逾时必返其故乡，乌号踯躅，而后能去，而况于人乎。又一难。空谷闻足音，蹙然则喜。故国旧都，望之欢然乐也，而况其人同，其乡同，其举之时又同，倪所云天作之合者耶。若是而视其父子兄弟之休戚，若燕与越，燕雀之啁噍弗如矣。转笔回风轻燕。由前之说者，巢许之厌事，老氏之刍狗万物，孟子反子琴张之狂，申不害、韩非之惨礲少恩，而不可为也。由后之说者，许行之并

耕，墨翟之不黔突，尾生、孝己之信，王伯與之情，朱亥、聂政之侠，而不可为也。圣人使天下笃于情，不使天下为情所苦，设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伦，以相生相长，相维相比，而其所亲亲者不施于民，所仁民者不行于物。揆之中正。夫人之类不以五伦尽也，身亲民物之一体也，圣人知之审矣，而至其为训，第若曰如是止耳。情有所专至，必有所不至。而出之易穷，吾尽吾所可至，而无强其所不至。所至者人不为恩，而所不至者吾不为忍。处世妙法。是以身亲民物各适其适，而五伦之道，万世由之，无弊也。陕西士同己卯举者持所为录，请叙于不佞，不佞为之说曰：今所谓同年者，乃所谓朋友之伦之遗也，而不共缓急，抑貌合而中离，为德不竟者，不佞不敢知。所必追趋逐者为根柢之容，姁姁儿女子者，不佞亦不敢知。盖圣人之训昭如也。与之以节。

突起两端，要之中道，后以箴砭收之。使人不敢不及情，亦不敢过情。

孙公乡贤录序

扶风孙公，没三十馀年，而其邑士民思慕之不置。于是乡三老田部、市令五伯、铃下门闾街里之属，宋一楠、赵希颜辈千馀人，邑博士弟子员帅开先辈三百人，具公生平行事以白诸台下，邑校官、邑令丞、郡守理张万善、马政和、韩洪祚、张楠辈十许人，询谋僉同，而观察郭公、督学使洪公、侍御史龙公、中丞李公采輿诵，祀公于学之乡贤祠。公没时，尝语其子民部兄弟曰：“吾为督学使，见诸请祀乡贤者，率以其身或其子富贵，与上官私交，故遂使彝典化为秽迹。贤者没而有灵，岂屑与伍？儿曹无以污我。即有齿及，当固辞之。”即此可入乡贤。民部即贵，益

远嫌，务成先志，以是三十年不举。而人或持大义责之，曰：“先人无美而称之，是诬也；有善而弗知，不明也；知而弗传，不仁也。显亲扬名，为孝之终。子不为亲显名，而拒人之为亲名，可乎？”词严义正。民部无以难，而公论始伸。入祀之日，通邑歛然称快，争持酒脯拜祠下，或至掩泣，其感人深如此。民部方官金陵，集事始末为录示余，以明非敢违父命之意。忆昔孙公以侍御史注谪，谪理吾郡，余过其邑，得接颜论，风格秀整，真关西男子。理郡未几，极得民誉。寻擢江西督学，所甄拔名士，至今接迹中外。而稍迁参知，遂称病免，无何卒矣。经世功业未竟其施，而俎豆贤人之间，没且不朽。是举也，有三善焉，公不邀身后名而名自归之，没世不忘，一也；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，历年一世，久而无敝，三代直道，于今可见，一也；为人子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，孝莫大于严父得人之欢，必以事亲，敬其父则子悦，一也。因题其端，以授孙氏子孙。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，其尚是训是行于是录也哉。

无官不贤，乡贤一举，直不足为重而为轻，宜其望而若浼也。民部之祠亲也，恐亦非所以尊之。没之十餘年，下笔大有分晓。

效愚草后序

余自乙亥出国门，垂四十年，舟车所至，畿辅藩省凡七，其民贫而日惰日悍，其士偷而日骄日谄，其吏贪而日伪日竞。盖四方大都相似，可求而知其故，补偏救弊，为法差易。独輶轂之下，交戟之内，封事丛杂，甚者往还私札，冒诟秽语，上彻宸聪，下传置邮。而是非曲直纷然淆乱，如蝮如螭，莫可辨识；如鬼如蜮，莫可方物；如焚如斗，莫可向迓；如狂如呶，莫可质

难。纷纷如蛙鸣，公私不可晓。上以默止欢，而欢愈繁；上以容释憾，而憾愈力。臣纪裂，主权轻，官守隳，国计弛，宗社生灵其何赖焉？横议之害。比读史义伯侍御《效愚草》，而后知言路固自有人也。义伯登台旬馀，即有弹事。自后大僚大政，关切世道士风，国体民隐，无所不言。盖有独创之而不嫌于喜事，共济之而不嫌于尚同，屡持之而不嫌于好胜者。彼其之子，连体固宠，撮徒成党，强足以拒敌，辨足以饰非，发若机括，留若诅盟，杀若秋冬。义伯信方寸心，奋三丈舌，犯众煦漂山之势，破积蚊成雷之听，不知有身，何论名位，信乎其为愚矣。根心之言。归到愚上。孔子曰：“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巧诈不如拙诚，夫夫也，以其诈愚一时之耳目，而君子业已见肺肝，窃笑其拙。至遗垢简篇，受万世口诛笔伐，愚孰大焉！故夫愚者，有不愚者也。江夏郭宗伯序义伯草，以为此宁武子之愚，宗伯知于谋国，而愚于谋身，几罹大祸。其于义伯，譬之草木，吾臭味也。嗟乎！孔子之愚宁武子以邦无道时，当吾世，而大臣有宗伯，台臣有义伯，相率为宁武子。余虽至愚极陋，能无流涕长太息！无人之叹。

愚者，不顾身家利益之谓。求之世，宁有几？唯无事安其愚，无为舌战；有事任其愚，猛为力肩。是真效愚者矣。

谈及聚讼处与大愚处，俱令人失笑。

虎鼠集序

里人胡博士，精举子家言，所授徒半国中。困诸生久，始得偕计。是年偕计者三人，为李尚贞、周思皇，三人皆积学士。明年李周成进士，而博士复不第。然数以毫厘间失之，如求仙，舟

几至三山，复为风引去。乃就今除，得攸县。而其门弟子尊事信从，倍于里人，则为之行其所著，而自命之曰“虎鼠”。东家之丘，难戾乡评。东方朔《客难》“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”，言士所遭时不同，未可以成败论英雄也。吾家供奉作《远别离》，亦有“权归臣”“鼠变虎”语，义略相似。而所述洞庭之南，潇湘之浦，鬼啸猩啼，九嶷联绵，孤坟安是，帝子泣绿云，风波去无还者，盖有感于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、哥舒翰之事，其所忧重在鼠之为虎。当时诚得真虎臣而用之，鼠子敢尔？赖有李郭两虎耳，不然事不可知。惟夫下则鼠窃虎之名干用，上则假虎之权用鼠，究乃祸人国家。攸县隶长沙，九嶷、潇湘在目睫间，自顷主权国是，寢寻堕天宝末流，博士倘亦有供奉言外之指耶？国家以举子业用士，冀其经文纬武，安危缓急有赖。是所谓风从虎，大人虎变，其文炳也。如第博科名，于世无短长之效，而更为社鼠不可熏除，则举子业即用之何殊于鼠，不若不用，犹令鼠窃无所得肆之为愈乎。据尺幅耳，安所得虎鼠之辨之！博士虎文，坎壈一第，是不用者之过，虎奋冲破，以爪圻地，视奇偶而行。余不虞虎之不用，而望用之不失为虎也。贡重博士。《周官》：“服不氏，掌养猛兽而教扰之。”古大学谓之虎围，诸为士者，率坐皋比。博士以此集教扰多士，声应气求，观人文而化成，无论后之用不用，虎视眈眈，自足雄矣。相鼠有体，何屑道也。

簇聚处，如虎文之炳朗。

空囊草序

尹长吉，名家子也。以早失父，故与其母食贫。长吉好读古书，不憚割产以购；又好客，委身赴人缓急，则益贫。既举孝

◆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

廉，有司遵故事旌其门，无门可旌者。伤者贫也。诸宗人稍为索絢乘屋，然后有司得将事。而是时藩大夫有所充偕计费，可百金，长吉复斥散与其知故，操一空囊往。即不得志南宫，会其叔父中丞公新开府山东，迎之入山东，不三日，辄归。往来所涉，历陈、蔡、宋、卫、燕、赵、齐、鲁之境三千馀里，提一囊还，白儿装在是矣，则其吟草也。母笑曰：“吾闻文章家一出一入，字直千金，儿多如许，不虞塞破屋子耶？”长吉谢不敏：“差不羞涩，胜阮孚一钱耳。”母子俱豪。吾家长吉，日骑弱马，从小奚奴，背古锦囊，遇所得，书投囊中。母使婢探囊，见所书多，辄怒儿当呕心出乃已。古今有两长吉，其囊复大相类。余考刘煦为《唐书》传文苑，爵位崇高者别为之传，惟欲令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，而李长吉置不录。《新唐书》亦言长吉以父讳不举进士，韩昌黎辨其非，位止协律郎，年二十有七。而今长吉业过之，李母怒其子，而尹母安之；李于晚唐词尚奇诡，以鬼才称，而长吉当文明盛时，操椽管待诏公车。庶几吾家仙才，天所赋畀，人所受享，今长吉愈昔长吉为甚。士未有才如长吉而长贫者，贫固士之常，长吉非贫，亦安能如虞卿以穷愁著书表见于世？贫大有得处。他日尹氏之空囊，皂而为谏院封事，青而为中丞武冠绛幘所执，紫而为八座尚书所荷，孰与梁昭明所言词人才子，名溢缥囊者为不朽？长吉母，余自有传。

文以趣胜，点缀特精。

曲部尚书诗序

载阳王孙、盖江陵诗酒之豪也。俊迈多能，曾不得领一旅一成小见其才，而仅用之尺幅寸管，与童子斗雕虫小技，壹郁无所发舒，则逃之酒以寄适，而耗其雄心。自宜遁于酒。阮步兵阮籍

之埋照，刘参军刘伶之韬精，迹殆似之。即于此得妙理，气益奋勃，而精神益王，长酒后耳热，泚笔淋漓，时时吐惊人语。又若张长史旭之书，于廷尉之请讫，倚醉而益入佳境。故君之豪之酒，与其豪于诗也，始相为感，中相为资，而卒相为成。君乃谢其官位不名，名曰曲部尚书，而所为诗系焉。奇。唐汝阳王璡，自称酿王，兼曲部尚书。载阳不敢当王，居其小者。然汝阳虽为饮中仙，而诗非所长；载阳王于诗，虽南面而王之，乐莫能尚矣。余窃观今之号诗人者，大都半酒人也，濡首酣身，号呶骂坐，迫胁士大夫以为名高，诗道之陵迟极矣！举世皆醉。请以酒喻，大酋之为酒也，秣稻必齐，曲蘖必时，湛炽必洁，水泉必香，陶器必良，火齐必得。兼此六物，毋有差贷，然后可以合欢成礼，羞王公而殄神祇。彼其之子，哆口而陈诗，内不原情，外不涉景，庀财寡陋，而结撰疏脱，或者拾糟粕而遗其精，取酷烈而伤其旨，于酒正之法，一切反之，恶乎诗哉？真腐伪奇之照。载阳少从成茂才、宋山人为诗，自三百篇以迨本朝，悉所综核，秣稻齐矣，曲蘖时矣；卑近之格，鄙俚之语，屏绝不用，湛炽洁矣，水泉香矣，陶器良矣；扬不浮，抑不沉，奇不诡，算不野，火齐得矣。是以茗芋而神理自如，称酒德焉。君之所豪于诗者，即所豪于酒者也，宜君之名诗而不忘酒也。相成处。客从傍嘲曰：“子不善酒而谈酒，吾安敢信？子之谈诗，为善诗也。”“则不闻有长孙澄不饮而好观人醉，羊侃不饮而终日献酬，同人醉醒者乎？”客胡卢掩口而笑。因用其语，为《曲部尚书诗序》。

酒而不诗，是未得酒中趣也。安知诗与酒理道不可相通？

李成白诗序

太史公曰“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逐臣怨女，牢骚不平之气，迫而成声，可以被弦管，垂竹素。”后代“诗能穷人”，“必穷后工”之说，所自来矣。粤人李成白，盖余同榜若临观察之子，早岁登贤能书，可芥拾青紫，而以注误，见格六年，无为分明者。不得已而寓之游，栖栖靡所遇合，不得已而寓之诗，偃仰溪山，流连景物，舍毫匠意，捫管命辞，调不卑下而能无亢，语不寒俭而能无颇，意不衰沮而能无恹，至傍人口吻，齟齬效顰，薄不屑为也。故是乌衣风范。岂非穷而后工之验与？夫士不遇时，辄无疾而呻吟，侧身宇宙，若无可措躬。不即摇尾乞怜，同流自污。幸而资适逢时，且不任其资睢。而成白独驰骛风雅，含咀英华，以诗名家如是。今覆没之冤，雪且有期，须之螭屈复信，上可为张曲江开统千古，下不失为孙仲衍先鸣一代，岂目前所造，尽其涯涘尺幅哉？成白有干，亦能诗，类区惠恭，其伏习可知已。余并及之，为艺林美谈。

大意因穷遁于诗，而诗不带酸气，此序所为取也。

赠大学士张公序

张明成学士，德望为海内宗，上拔之谪籍，复还讲幄。以母夫人春秋高，请急归，无何母夫人不禄。服甫竟，而袞职有阙，上即家拜参大政，中外皆弹冠相贺也。故事相麻下，筐篚犒牵踵属于道，而公殊厌之。古人交际为恭，今乃货取，此岂尽其囊中奉入，大抵赎金羨赋，出之民力，而甚或盗公家之储。彼往此

来，原是输青赠血。下交者媚，上交者亢，大吏往往见告，官邪繁兴，政体陵迟。职此之故，将一切谢绝，庶可以风示百官。某承乏虔州，适与行会，既重违公雅操，又不可但已，则窃附古人赠言之义。今时所患，责在公者，陈其略焉。盖治道去其太甚，所损益百世可知。而矫枉者每失之惩羹吹齏，因别废屦，非也；放豚入笠，而又招之，亦非也。古人一噱一笑，不轻示人，而况授以矫枉之名乎！自顷救时之相，或奖恬退，或尚综核，始未尝不新耳目，而巧伪丛生，弋钓禄位，究其末流，得不偿失。此患在不平也。且夫事无全利，亦无全害，以一时一事之利而兴，未几复革矣；以一时一事之害而革，未几复兴矣。主张何在。议论兹多，功效蔑如。此患在不审也。人臣以身徇国事，岂以国事徇人？痛切。今天下争言开言路，去苛政，以此两者绳人而行其私，久任不行，冗官复设，十年不戮人于市，二十年以市媚虏而堕军实，皆徇之过也。此患在不任也。患止此乎？抑有大者焉。朝讲不御，而官府之情日隔；国本未定，而貂珥之势日恣；上供不省，而公私之积日贫；患莫大于是。然是三者，非相国一手一足之力也，不平、不审、不任则相国责也。公尽其任已者，以待天定而已。昔伊尹相业，论者谓自一介不苟取与始。公取与义严，先声所振宏矣。前作策，而此应之，草中蛇迹。某从公游垂三十年，号为知己，狗马病力，乞长休告，幸不填沟壑，日夕与乡三老望见德化之成。故不欲以非义赠公，为公相业嘴矢云。

平与审则模棱易生，任则执拗欲速易起。甚哉！人品之难全也。然能以廉镇俗，亦是特世之相。

赠福建参议周公序

岁甲子，周用馨举楚，不佞与焉。明年，用馨成进士，拜枏

阳令。越三年戊辰，不佞通籍，守著作之庭。又二年庚午，用馨征入为给事中。方是时，郢有六七大夫者同朝，以次过从，月盖三之一，相得欢甚，亡厌也。无何用馨出为福建参议，守延平、邵武二郡。诸大夫聚族而语曰：“以用馨之贤，出入禁闕，拾遗补阙，固其所也。使随牒平进，远在闽海，无乃不可乎？”不佞顾谓：“诸大夫若以闽为不直用馨意者哉？士离疏释属，而升本朝，发肤以上皆县官所有，恣所使之耳。正谊。中世仕人不欲去鞶鞶，依日月之末光，是以陈子康积恨于京城，张胶东自叹其无奇，两公择官展节，君子无称焉。且也邦畿之外，莫非王土，宁能置不理乎？彼夫厌承明之庐，劳侍从之事，要亦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位必有所历。用馨不鄙夷为令，治行闻天下，既为天子谏诤之臣，不色喜，今岂以是为不足乎？人言藩臬大吏见御史中丞直指使者，辄诘体却行以为恶，孰与为令时蒲伏候贵人车过，不敢起视也。诸大夫比肩而事主，主上垂拱仰成，朝无缺事。即用馨沔沔安所用之？假令溺其职，墨尿唆佞，善事当涂，少濡忍，旦莫间可坐而致列卿，则用馨不为矣。子言之：‘可言也，不可行，君子不言也；可行也，不可言，君子不行也。’比年言者持文墨论议相高，以施于政，譬石田然。用馨在谏垣，操大体，明习当世之故。今往矣，见诸行事，令世以此益重言者，顾不伟与？不佞乡闻闽人言：岛寇起海上犯闽，疆场日骇，独用馨所部未被兵，然军兴一切率倚办二郡民，流冗稍稍众矣。夫驱民以御寇易，使民为寇而御之难。不佞度用馨方难闽，何易哉？”诸大夫皆曰：“然。”于是设供张祖道都门，歌《骊驹》之诗既阕，某前致辞曰：“不佞宦六载，无论其它，即吾郢人，由朝众扬历四方者凡几，重者领方岳，次不失二千石，不佞犹然咄咄饱侏儒囊粟，得无有揶揄我者耶？”诸大夫粲然而笑，用馨亦大噱。遂登车去。

“非苟而已”，便是所以为内外官者，策之良至。

高光禄寿序

余所善歙人吴生惟用，别去二十餘年，索我南新市中，问其二十年安在，曰金陵广陵间。问所与游，曰：“南陵高君最善，今年七十矣，请以子一言为寿。”问高君何状，曰：“高君家累巨万，尝入资为光禄官属，竟不就。而广陵，江淮间一都会，其居处则百廛九市，重围邃闼，崇台累榭，绣栊镂槛，云梁藻棁，寒暄燥湿无适不宜，非深山大泽穴居野处之寂也。其服食则复陶狐白，方空黄润，列鼎八珍，九酿五齐，货贵难得，物重先时，非草衣木食金丹辟谷之素也。其宴游则文轩青翰，隐囊步障，诸所需用不移具足，密戚胜引，陟岵泳川，百戏并陈，丝竹代奏，娇童艳女，回眸百万，一笑千金，歌往舞来，俾夜作昼，非熊经鸟伸，嘘吮呼吸之勤也。行年七十，丹颜素发，聪明有加于昔。如此得寿，方为真寿。高门县簿无不走也，谑浪笑傲、揖让周旋无不洽也。是则高君已矣。”余闻而异之，夫高君之趣行，与养生家言甚背驰，而何乐且寿若是？昔者郑简公谓子产曰：“饮酒之不乐，钟鼓之不鸣，寡人之任也；国家之不义，朝廷之不治，与诸侯交不得志，子之任也。子无人寡人之乐，寡人无人子之朝。”臣无后乐，君不肘挈，治之所由成也。自是已来，子产治郑，城门不闭，国无盗贼，道无饿人。孔子曰：“若郑简公之好乐，抱钟而朝可也。”游鳧问于雄黄曰：“今逐疫出魅，击鼓呼噪何也？”雄黄曰：“黔首多疾，黄帝氏立巫咸，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，鸣鼓振铎以动其心，劳形趋先以发阴阳之气，饮酒茹葱以通五脏。”圣人之养民周如此。故击鼓呼噪，逐疫出魅，黔首不知而真以为魅祟也。仲尼问于太史大弢、伯常骞、狶韦曰：“卫灵公饮酒湛乐，不听国家之政，田猎毕弋，不应诸侯之际，其所以为

灵公何耶？”大戮曰：“是因是也。”伯常骞曰：“灵公有妻三人，同滥而浴。史鳅奉御而进所，搏币而扶翼。其慢若彼之甚也，见贤人若此其肃也。是其所以为灵公也。”稀韦曰：“灵公卜沙丘而吉，得石，洗而祝之，有铭曰‘灵公’，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，之二人何足以识之。”夫高君者，岂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委蛇而同其波，交食乎天，交乐乎地，得卫生之经，若郑简之为乐者乎？抑受命于地松为独也，天固前定之，若卫灵公之为名者乎？生之述高君，无乃观逐疫出魅者耶？幸为我如广陵，觴高君而叩之，其何途之从，尚有以语哉。

分明画一膏粱子，却又为他宛转生出奇论，以解其
纠。中间所以寿之不在焉，可云善作。

亦可入滑稽传。

汪太学寿序

汪太学二如，盖永叔从叔父也，而有总角之好。八月六日，春秋五十，永叔过余，征言为寿。问太学何如人，曰：“叔父居恒慕古贤豪长者，属小子书之四壁，朝夕诵说向往之。今日之事于古人有合者否？”余曰：“有。试举所闻，而子自择焉。三代时，卫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；该瞻。恐犯萧老公之忌。晋郤縠行年五十，敦《诗》《书》，说礼乐，守学弥笃；赵荀卿年五十，始来游学于齐，推儒墨道德之行事，兴坏序列，著数万言，三为齐祭酒焉。其下汉朱买臣，家贫，好读书，五十始为会稽守；杨震明经博览，五十始仕；孔融年五十，而爱弥衡才，为忘年交；晋孔愉五十封侯，侯印龟左顾，盖放白龟之报。而后有赵眘，以牛与李玄度葬母，夜行遇老母遗金一饼，曰‘五十后富贵无忘也’；唐高适五十，始留意诗什，以才气自雄；

辛说慷慨重然诺，专务赈人之急，年五十不求仕进，而以平贼功拜御史，适至封渤海侯。此于君家叔父奚若？”永叔曰：“叔父好义而博施也，如愉，如耽，如说；其省身宽过也，如伯玉；其以儒术缘饰也，如穀；其五子一孙，悉联师儒以教之，学诗学礼，如卿，如震；其不贤知先人而折行辈，与小子甚欢无间，室家若琴瑟静好，则较买臣、融、适过之远矣。小子往为叔父书于壁者，漫不省记其姓氏，以先生今所牖列，叔父何让焉。叔父不言而躬行，正唯小子不能学也。夫诸君子，大者公侯，次者卿大夫守相御史，皆表见于世；而叔父独以逢掖之士，岩居川观，不啖名，不希入爵。诸君子由五十以前，积功累善，由五十以后，受享亦多，恒久不已，且施及其子孙；叔父行无辙迹，言无瑕疵，任天之便，不习而无不利，其于古人，盖亦偶合默成耳，是为玄德，以祈天永命，当軼诸君子而上之。”不佞曰：“子言诚辨，然有尽也。诸君子年千世百，而姓氏奕奕竹素间，寿莫久于是。进之。子之叔父，比德诸君子，他日有高其义而书之壁，诵说向往之，则尔叔父之寿，虽与金石不朽，江河同流可也。”永叔曰：“命之矣。叔父拜先王之宠光无致。”

博于征事，可夺五花之簪。

董节妇寿叙

不佞之叔弟，盖受室吴氏云。吴家邑西北斗绝万山中，其人椎少文，而哀然者为茂才天授，茂才父宗学，弱冠从外傅受书，能强记，生茂才八月卒。于时母董孺人年二十有一耳，恸欲绝，已自念曰：“吾以死从死者，则谁与生生者？以吾死而死者，则重死死者。吾其以心许死者，而以身抚生者，吾身终死者之身也。”苻藻交横，然而自理。日夜襁而抱哺茂才，泪集于乳而俱